

讥笑刘德华，调戏林青霞， 这个纵横香港30年的老流氓，死后却被千万人景仰



说话，就盯着林青霞的耳朵看。林青霞很奇怪问他们为什么。黄霑竟说：“女人下面什么样，耳朵就是什么样。”

1990年，林青霞得金马奖影后，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。

徐克请林青霞等人去丽晶酒店吃饭，一坐下，看到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、各色的小亮片，灯光暗暗，很有气氛。

黄霑便拿出笔在桌上涂鸦，林青霞本以为他诗兴大发，会有佳作，没想到黄霑把大白桌布涂得惨不忍睹。

林青霞刚要问黄霑想干什么，只见他拿起打火机准备烧了它，吓呆众人……别看这种时候，黄霑好似无心顽童，但情到深处，他竟然会跑到街边，打开威士忌，把酒洒在路上祭奠朋友。

和林燕妮分手时，黄霑很可怜，黄永玉听说了，赶忙跑过去安慰：“失恋算什么呀，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！”黄霑一听，火冒三丈，开口便骂：“放狗屁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，还有什么诗意？狗屁！”虽然才情万丈，但黄霑卖得最火的书，并不是什么散文、杂谈，是一本三俗的口袋读物《不文集》，其中收集了各种黄色低俗笑话，前前后后竟印刷了60多版。

有位作家拿到书，看到封面推荐：“这是一本性情文字。”读罢，评价道：“我看要把情字拿掉。”然而黄霑却认为自己非常勇敢：

“没人愿意拿自己招牌写这种书，但是我敢，说实话，有些人做的事，恐怕比书上所写的事要龌龊百倍，但他们倒整天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中国人在性方面就是这么虚伪。”

黄霑知道自己写武侠写不过金庸，写科幻又不可能写过倪匡，于是心血来潮，写了5本色情小说。

就是这样“顽皮”“不文”的黄霑，心底里还是潜伏着寂寞和苍凉，黄霑说：“我写小调可以，大调不行，读大学时看了太多古人的东西，哪怕是豪放得跟苏轼、李白一样，那种悲凉感其实都渗透到了骨子里。”

黄霑垂暮之年时，老一代歌手隐退，罗文、梅艳芳、张国荣等人离世，香港粤语歌黄金时代由此结束，后起之秀又很少有人找他写歌。

晚年，他在书房里反复抄写晏几道的诗：“衣上酒痕诗里字，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。”满是人生的落寞萧索之意。

论才情，黄霑纵横香港乐坛数十年，论性情，黄霑可谓有痴心亦有豪气，论影响，香港乐坛比肩者不过数人，黄霑年少时，最想从事的是电影，其实他的一生，就如同一部电影。

60余载，他嬉笑怒骂，如御风侠客，唯有他，能留下那样恣意的诗篇，将一首首经典嵌入一代代人心。

黄霑去世后，家属在香港举办追思会，两万多人涌入球场，比预估超出一倍，彼时，会场传出他所作词曲的《楚留香》，最后一段久久回响在香港上空：

“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风波中英雄勇，就让浮名轻抛外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……”

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
做个好汉子
热血热肠热
比太阳更光！
论及写情写义，
写江湖的豪情与潇洒，
恐怕难有二人敢称在黄霑之上。

黄霑有渊博的学识和真性情的喷发，但凡是侠气的、荡气回肠的故事，由他配乐便有种天地任我行的气魄。但这不代表黄霑写不了细腻的情味，比如《英雄本色》里一曲《当年情》，一点也不刚劲，而是以内敛的笔触。

一点点揭开江湖人物心中的伤感唏嘘，

早已成为香港电影符号之一。轻轻笑声 在为我送温暖
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
轻轻说声 漫长路快要走过
终于走过明媚晴天
声声欢呼跃起
像红日发放金箭
我伴你在日笑面重现
尽管金庸早在香港赢得大名，许多内地的中国人知道金庸，是从83年那部《射雕英雄传》开始。

而其中一曲《世间始终你好》，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
网易音乐的评论区里面曾有人说：“有一次，想对女朋友说点情话，翻看许多作家写的情书，翻来翻去，最后听到黄霑写的这首歌，突然间觉得，就算说了万千情话，也都比不上一句‘世间始终你好’。”

所以说，黄霑笔下豪情有万丈，写起情话来，亦是一以敌百。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
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
在我心世间始终你好
一山还比一山高
真爱有如天高千百年好
论武功俗世中不知边个高
或者俗招同途异路
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
在我心世间始终你好
黄霑的名作还有很多，可惜公子在这里无法尽数。曾有人评价他的作品：“像《男儿当自强》《沧海一声笑》，这样的作品写出一首都足够传世了，没想到黄霑一人独占了二三十首。”

向来不自谦的黄霑却谦虚地说：“我写了2000多首，传世也就二十多首，可见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啦！”

黄霑与倪匡、蔡澜、金庸，并称为香港的四大才子。但黄霑却一直说不敢当：“提起金庸，捎带上我们三个，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。”自少年时代起，黄霑便开始撰稿、填词，又是做编剧，又是写散文，才气逼人。

步入乐坛后，亦庄亦谐，自称：“好色无胆，好酒无量，好财无能”，黄霑一身逍遥气概，行为出格，有时像个老流氓，有时又似零落人。当年倪匡喜欢一位妈妈桑，就经常请黄霑和蔡澜去夜总会，每天夜里给陪酒女人讲笑话，把那些女孩逗笑得七颠八倒。

一付钱，才知道一晚要花10000多港币。

蔡澜说：“酒又不是最好，女人又很丑，还要我们讲笑话给她们听！划不来！”众人灵机一动，要把构思卖给电视台，黄霑听了说：“放心！我去讲！”

结果一谈即合，变成清谈节目，也就是著名的《今夜不设防》。里面每期请来漂亮女嘉宾，让黄霑、蔡澜、倪匡聊笑话八卦。

节目里抽烟喝酒随便来，黄霑经常醉倒，后半程倪匡、蔡澜硬撑。有一次，节目里请来了林青霞。黄霑、蔡澜、倪匡三个人也不

当时张明敏才26岁，一边唱歌，一边在香港九龙某电子表厂当小工人。

同年，日本文部省审定中小学教材，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，激起了黄霑的极大愤慨，于是和王福龄创作出《我的中国心》。

一天，黄霑找到张明敏：“你是民歌手，应该唱爱国歌曲，最近我为香港青年联合会创作了一首歌，名叫《我的中国心》，你去试唱一下。”

1983年秋，为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，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、广一带采访，突然听到那句：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……就算身在他乡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……”

几经辗转，联系到了张明敏。1984年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《我的中国心》成了划时代的曲目，也激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共鸣。

后来张明敏曾含泪说道：“没有黄霑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

洋装虽然穿在身
我心依然是中国心
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
烙上中国印
长江长城
黄山黄河

在我胸中重千斤
无论何时无论何地
心中一样亲
所有合作者里面，
徐克是最让黄霑头疼的一位。

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俩合作起来不是吵就是打，施南生（徐克夫人）差点当寡妇了。”不说《沧海一声笑》前后7稿，徐克本身就是导演界的“鬼才”，《青蛇》这样的影片非一般人所能驾驭，他更要黄霑写出具有禅意的曲调。

黄霑几番折腾，终于写出《莫呼洛迦》，带有印巴异域风情的曲调时尚妖娆，将张曼玉勾魂夺魄的眼神衬托得丝丝入扣。

所谓“莫呼洛迦”，乃是佛经中的蛇神，学识浅薄之人，根本想不到这一层。

黄霑说：“我跟徐克吵归吵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最好的作品都是他逼的。”

在徐克监制的《倩女幽魂》中，黄霑一口气包揽三部电影全部配乐，留下《倩女幽魂》《人世间》《黎明不要来》《道道道》等经典，将浪漫与豪爽天衣无缝融为一炉。

人生路 美梦似路长
路里风霜 风霜扑面干
红尘里 美梦有几多方向
找痴痴梦幻中心爱 路随人茫茫

人生是 美梦与热望
梦里依稀 依稀有泪光
何从何去 去觅我心中方向
风仿佛在梦中轻叹 路和人茫茫

黄霑最广为人知的作品，恐怕还是那首《男儿当自强》。因为《黄飞鸿》系列电影大热，这首歌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。《男儿当自强》改编自《将军令》，很多人以为这是投机取巧，其实不然。为了写这首歌，黄霑听了整整一个月的《将军令》，发动所有音乐圈的朋友一起找总谱，最后台湾朋友吴大江送来总谱，黄霑又花了两个月听遍、看遍，这才着手浓缩整个乐谱。

《将军令》是戏曲，高达五百多节拍，黄霑硬是将其浓缩在百拍之内，填词更是注入开天辟地的豪气，这才有了经典的《男儿当自强》。

让海天为我聚能量
去开天辟地为我理想去闯
看碧波高壮
又看碧空广阔浩气扬
我是男儿当自强
强步挺胸大家做栋梁做好汉

黄霑早就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老师，回去便写了应征信，参加面试时，考官问：你认识广告吗？黄霑：不知道。考官问：广告书籍看过吗？黄霑：没有。考官问：记忆中有何广告？黄霑：很少。

面试官最后说：评论下广告的优缺点总可以吧？黄霑滔滔不绝讲了1小时，竟然应聘成功。

“人头马一开，好事自然来。”轩尼诗人头马最经典的这句广告词，正是出自当年黄霑的笔下。

大学时的黄霑才华横溢，演过话剧、写过配乐、填过词、做过幕后编剧，对电影一直保留着极大的好奇心。做广告后，他也凭此来赚些外快，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词坛一代大师。那时作曲填词，于他不过玩儿票而已。

然而，上世纪70年代末，香港流行文化进入黄金时期。那之前，粤语歌多是粤剧小调，极少有流行歌曲用粤语来演唱。

“当时人们以为最高的是英语，然后是从大陆传来的普通话，粤语不过是一种市井语言。”

但就在那一年，无线电视第一次，用粤语演唱《啼笑因缘》主题曲，年底，电影《鬼马双星》也出现粤语情歌。

从此，粤语歌兴起，逐渐走向鼎盛，黄霑借此开创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天地。

他一生创作2000多首歌，经典作品无数：《上海滩》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《当年情》《倩女幽魂》《我的中国心》《男儿当自强》《长路漫漫任我闯》《人世间》……

曾经有一个人在虎扑上发帖问：“黄霑和XXX的才华，到底谁更高？”下面被点亮最多的一条回复是：“我不知道他俩谁的才华更高，但看了黄霑写的歌的歌名，我‘扑通’一声就跪下了。”

70年代，黄霑纵横乐坛，他与顾嘉辉合作填词、作曲，为无数电影、电视剧创作主题曲，留下了太多震荡时代的声音，也温暖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。

顾嘉辉从中式小调发展出来独特的曲风，黄霑则用富有传统文化气韵的粤语填词。

两人仿佛一对技巧娴熟的工匠，巧妙地每部电影、电视剧量体裁衣，诉说着生死离别、儿女情长、豪气万丈。

两人称雄香港流行音乐20年之久，成为粤语歌坛绕不开的一座高峰。

1980年，无线推出《上海滩》，当时没有传真机，只能打电话。

凌晨两点多，黄霑忽然接到电话，搭档顾嘉辉在那头说：“这里有一首曲子需要填词，我给你唱，你听着填出来吧。”

说罢，顾嘉辉就开始哼曲调，他在电话那头哼一句，黄霑便在电话这头填一句。

短短20分钟之后，《上海滩》填完。顾嘉辉挂了电话蒙头大睡，黄霑看着头两句“浪奔、浪流”，忽然自问：“黄浦江有浪吗？”

赶紧找来两本书翻看，看到天亮，还是不能确定黄浦江有没有浪。凭借此曲，叶丽仪火遍整个亚洲，多年后到上海演出唱到“浪奔、浪流”，只见前台一观众止不住望着她笑，还以为是在笑黄浦江并没有浪，结束后才知道，是因为歌在上海太火。

浪奔浪流
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
淘尽了世间事
混作滔滔一片潮流
是喜是愁
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
成功失败
浪里看不出有未有

1982年，香港一次音乐茶会上，名不见经传的张明敏认识了黄

1988年，徐克拍《笑傲江湖》，剧中，曲洋和刘正风两大高手，正欲金盆洗手，不再过问江湖事，偶遇躲避左冷禅追杀的令狐冲，三人相谈甚欢，遂琴箫合奏，共唱一曲。

徐克找到黄霑，希望他写一首歌，黄霑写了一稿，徐克不满意：“再改改。”

写了第二稿，还是“再改改。”前后写了六稿，都被徐克退回了。

黄霑回到家里冥思苦想：“三个武林高手在一起合奏，其中两个还是准备隐退的大佬，这样的曲子无非也就两个套路：要么是牛掰到只有他们能懂能唱，要么是简单如同儿歌一般，他们却能唱出无人能及的味道。”

黄霑一边翻书一边寻找灵感，正巧读到黄友棣教授的《中国音乐思想批判》，书中引述《宋书·乐志》里“大乐必易”四个字，黄霑灵光一闪：“最容易的就是音阶了，不就是中乐里的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？”

坐到钢琴前，倒过来一弹，果然好听。

曲毕，黄霑在乐谱上画下一枚坚挺的男性生殖器，传真给徐克，还附上一大段粗话：“爱要不要！不要就另请高明吧！”这就是那首经典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

《笑傲江湖》在台湾上映时，《沧海一声笑》一连播放五次，每次完场，剧院都变得和KTV一般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站起来大合唱。

台湾市场纷纷来找黄霑要版权，黄霑当时只认罗大佑，便打电话过去，罗大佑说：“不如我们出一版吧？”

黄霑想了想，把徐克也拉到了录音棚。

据说录音之前，三人狂喝一通，唱歌时又唱又笑，连噪音都沾了酒气。

录完之后，徐克说唱错了，要重录，黄霑大手一挥：“不录了，这版最好！”

笑傲江湖嘛，就该这个样子！”

黄霑本名黄湛森，1941年出生于广州，家中八个孩子，他排老六。1949年跟父母移民到香港后，黄霑入读喇沙书院，因为英文太差，只好在小五重读。那时的黄霑，看起来虽然瘦弱，心中却已有豪气。

一天黄霑正在读书，弟弟突然跑过来，哇哇哭着说自己被人欺负了。黄霑：“谁欺负你了，我帮你打回来！”一问，才知道对方是个叫李小龙的。

黄霑知道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不能不替弟弟出头，于是强行约架，在巴富街沙桥跟李小龙打了不到十分钟，最终以伤痕累累而落败。当时喇沙书院中西并举，令黄霑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化，思想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开放。

黄霑自幼钟情于音乐，师从梁日昭，成为校口琴队一员，率队连续5年拿下了口琴大赛冠军。

梁日昭见黄霑这么喜欢音乐，常介绍各种中西古典、流行音乐给他。在校读书时，黄霑便初试莺啼，为邵氏的电影配乐、伴唱。

之后，黄霑如愿考上港大中文系。传言港大有传统，学生间要比谁脏话说得多，黄霑一口气说了长达五十多个字的脏话。

后来有媒体人向他考证，黄霑笑笑：“那是瞎编的，没有那么厉害，五十字的脏话我不会，但十几个字可以。”后来大家所熟悉的黄霑，好酒又好色、风流韵事不断，动不动就在电视上讲段子、爆粗口……但谁能到，港大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，黄霑居然是当老师，还教《圣经》！直到一夜，他渡海喝喜酒，遇见旧日同学，对方问：“公司有个空缺的职位，广告部经理助理，你想试试吗？”